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墓誌銘

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墓志銘代朱相君

隆萬間吾越有材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唎而幹挺贍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拏

捍社稷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

商公諱爲正字尚德少有儁聲然屢試不利舉隆慶辛未進士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出按山東巳更爲楚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幾十歲珥筆持斧備歷縈要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强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巳然及解褐見官長時與論事輒[illegible]

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皆驚服既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侍御總鎮材也然卒以少卿罷歸公按齊魯治用嚴按閩以寬皆有聲績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故多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發公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讋稱商公搏虎時膠萊

河役起作者漬鹻淖中蟲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即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靡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逆計未然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盡劃鉏角爲簡易民得日入愬事往往叅

閒盡得吏姦良民閒曲折狀然持重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暴於軍軍縛之縣府閉門為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逮衛將以來今不幸而見殺則亂成收之是紓衆怨而奪其禍柄也已而果解戍卒以倭得百獻公公視狀難曰夫逃敵合鬬至移時卒無寸創是爲生倭否邪訊四國海商其一人解衍縢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石得古像也而奄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罷公尚鵰之按浙

江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决民歌思並祠祀之稱爲羅父商母焉時海寇未靖公疏言緣邊兵寡而民有戍籍遠方者常苦勾補費送請自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楊果逮蛟雖胥史有長民材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illegible]改戍事皆著爲令遍行天下初子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藎同事

俞南石先生講業臥龍山中南公最長博識能古文指見事之至是同官京師三人居祠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師皆用經術任職人聞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所擢上多至顯名者巳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能去當江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正未嘗以私屬也公亦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與人言

輒曰張公實知我人亦復用是重焉公父明洲先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寺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尤用守黃州著聞母陳淑人公之能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稱之曰大理福人也瘵官以厚親於終既罷喪頗治花木有別業在土城山躬理條蔓驅蠹蝎怡然樂之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蠹乎于罷禮部歸從公修樓居會酣酒望山恍然臥龍之游于甫出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

徙嵊宋學士有新兄弟四人至顯官名其鄉曰繼
錦入明有勝三教授者徙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彪
彪生澄澄生公澤有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郎
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生於謝氏而璉有子舉鄉
進士公孫周所復以禮部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
錦者又在茲乎公生於丁亥卒於壬寅九月年七
十六配金氏封孺人子某某孫某某公訃來都邵
武君方謫遷以公壻左諭德陶望齡所爲狀乞銘
於予予先公於明洲先生友也予兄弟又㳂交公

子孫娶於公曾孫女字焉友者四世婚再世矣匪
予誰嘗銘公銘曰
純鉤銛無七屬犀用剸牛羊等屠雞山子千里在
四蹄税諸十倍拗憤噺建章修梁爲櫨櫨不若棄
置寒山谿公材如雲用如霓長轡未縱中絆羈繼
永遣使横金歸聲馳燕闕蜚鸞齊登不或偶於公
奇金城兩臂袖莫施欒欄蒐捕從兒嬉登樓眺雲
氣薄紆老桐半瘁抽新枝窆墳如堂山馬馳胡不
道冢祁連爲星辰行窆光陸離示公不朽維銘詩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

誌銘 代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

公精體貌言動可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

中丞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扇博大過於

弟人謂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

壽考晚寄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

矣或無其位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

施若中丞公者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

雲谷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
養終服起補武選陞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眞
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三司還爲郎中時北虜初
款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
事情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持不用始時
交臧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毫復用獨擻干請
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並當
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
外無覬問而性俱用密遜僉沖然雖賔客群居莫

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駢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盛事爲職方再以邊功　賜金進俸一級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遂鄉里再改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叅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無何坐言者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宦
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
者凡九人北士譁於朝公與八人者皆罷歸充本
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
尚賓丞成乙丑進士尚賓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
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史廷中號者年公知名
既蚤徘徊藩司閒朝士不知者謂已篤老故口語
傳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齒識通敏氣深
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

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名捕甚急
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二人收以
詣公曰光額志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慝
矣釋而遣之楚之鄒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
司召其人來獄不至捕之并捕者恚以叛聞發兵
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寃
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
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奏　部當柰何
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

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廵按御史當論囚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筴內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平所至皆有惠愛雖去官久民嘗謠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覵所持牒遽曰此陶

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
宦游凡三十年徙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
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閘瀦瓷錢穀之任最久尤
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
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田產
無所增加時陶氏群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用
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鑒目所器賞
無弗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髫時從其父文　公
讀書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

世明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理嘗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觀星緯常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嘗與同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傍在前漢時巳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璫得罪起謫籍至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

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爐祖父壽皆封侍郎矣
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人稱長者仕爲鴻臚
主簿公其長子次即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
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
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韓夫人明智勤
肅諸夫人事之甚婉每饋食必令人伺色喜慍及
箸所向多寡而敬進之人稱其孝諸公濵者嘉靖
中名御史夫人父也世居餘姚之大湖門有知人
鑒中丞稚特適外家諸公識之於賓坐歎曰此鬮

氏駒也遂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諸
其家偶得快壻既爲吾女約婚矣咸惟其率易後
貴顯人皆稱服焉公生於嘉靖癸未卒萬曆丙申
年七十四夫人先公三歲生後八年乃卒年八十
四子三人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
七人萬曆某年某月葬公　之原甲辰某月以
夫人祔系以銘曰
栢栢長沙載播其源嗣興於稽七葉始繁厥有莊
敏迺纘戎軒鵰冠龍旂作鎭南藩於維中丞敦德

履元惟幾惟深旣直孔溫迺移樞機迺領蕃宣梧
野桂林千騎番番孫黎來覲莊敏之孫賜湖旋歸
雙戟樹門沒而匪亡有斁其原維德之餘以裕爾
昆

山東左叅議陽谷南公曁配裴太恭人墓志

銘

令闗以西冠冕望族稱渭南南氏作述之盛維山
東叅議陽谷公軒淳德上壽以東厥美則有元配
裴太恭人裴遠裔出唐晉國公度再徙爲渭上著

姓大父山東參政慧父醫官承祖侍御鄭公某其外大父也南氏自紹興知府瑞泉公大吉山西按察司副使姜泉公逢吉兄弟修辭講德相友愛居平未嘗異財紹興公卒憲副悉推田產讓其孤孫企仲陽谷公之爲讓於弟也亦然故南氏以敦睦聞於遠近名有家法太恭人來歸所事與耦皆世賢者然每每亟稱於舅其夫子樂其有助也以處娣姒姑姊亦僉謂曰宜而里中爲語曰田市南氏其世世雍睦以讓聞者以有裴恭人相之也姜泉

公之仕也恭人侍其姑李以行陽谷公始讀祕書郎於銓曹繼徙官留都再以憲使入蜀恭人或從或留事舅姑李恭人與姜泉公之喪皆以恭人留故湯藥斂含無所憾陽谷公奔歸謝曰微爾吾幾無以爲子矣繼姑王性嚴時時譴呵太恭人事之彌謹與陽谷公處莊而婉其媵妾皆曰夫人實愛我甚於公公性伉直宦屢躓太恭人常有寬言其亨也無喜色人以爲難企仲之少孤也太恭人憐而子之李氏姑蚤亡有女孩幼恭人女焉視其坐

四子三女者不啻也四子者長辛酉舉人懷慶府通判學仲次甲戌進士秉强知縣憲仲次乙未進士今翰林院檢討師仲獨仰仲爲諸生夭耳憲仲子居益復以辛丑進士爲其官而所字孤企仲由掌銓再遷至太僕爲肯名卿所女女子適楊君光訓稱名御史於戲盛矣哉太恭人初以夫貴 封安人繼以萬曆辛丑 詔書用子師仲恩進今號明年壬寅師仲奉 使還家拜上冠帔其十一月四日遒卒距其生正德戊寅春秋八十有五南氏

四世顯者八人而太恭人以大耋之年上承下覆
喃弄提攜莫不曳組紆紳至鳲鳩之均愛蜾蠃之
善祝恩勤靡閒蕃祿備之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以言德廣而澤長也某年月日檢討君將啟陽
谷公之藏而合葬焉以狀介侍御楊君以請余於
檢討友也瑞泉公又故嘗守吾郡不可辭遂受而
銘之子女婚媾具陽谷公志中者不復備論惟師
仲子居恒聘左知縣璡女得續載焉銘曰
縠章剗裹不可以美西滄東蝀不可以種彼常者

摯或化而茅豈無同父不如我同牢渭陽老田後饁前耔朝藝其德暮而穫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心有溉其根嗟乎後人䀢茲銘詩善貸者成善公者私

貴州參議繼山米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公米氏諱經濟字濟時別號繼山舉隆慶戊辰進士性方直沉簡少言笑與人斤斤不阿遇事揣始見終即謀植竿定不可撼而奪也邊徼遠惡地凡仕宦所憚不樂至者而公坐不俱時終身更歷其

地意無所怫然亦用見其材計屢效勳伐顯名於
世終寡援引偃蹇而不復公初爲潮州推官也潮
守以中助倨於僚佐公弗善事也守恚陰中以事
謀敗鐫秩去公亦徙大同數年始進爲太僕寺丞
時閑牧之藏奸吏積欺盜公討治之蝎蠹皆屏故
事丞禮殺於卿少騎止不庭座卻不衡公曰卿丞
皆僚也策騎而庭之引座而衡之卿少皆目攝不
敢忤也再歲改南京工部主事繕治　孝陵水竇
工竣進都水郎中舊京諸監局供辦率仰都水寺

人始共誘唱終更脅持之得欲而止畏公雅正不敢犯也出僉憲廣右治梧州猺徧山峒往往諜出於帷中公陰重寇莫得隙大峒共叛下片檄名捕六賊皆梟之賊慴遂定府江徭數寇略不靖公以銳師出賊不意覆巢斬馘無算乃度地置營命三百人戍之有司以餉請公曰北流舊課鹽所入稅爲金如干兩誠復之此無病於民而餉足也又鑿山開道四百里聯覗明護寇益希少居梧州五歲威望卓然遷四川布政司參議歲饑以法興賑全

活甚衆就遷松藩兵備副使松藩控虜護番蜀西偏也是時火落赤擾洮河間虜王以其衆西徙相與聯絡　上命尚書鄭公洛經略關隴烽燧達於松州公奉檄以八千人守高乘塞益用茶馬招輯諸番部諸部懽附虜失耳目卒解而去公有助焉始緣邊以衞士戍尫弱不足用公簡汰更募土兵符伍甚飭黒虎番目阿呼攻剽二堡西土震動公計曰茂州去成都千餘里請而濟師往返曠日所謂揖讓救火也遂以便宜發兵萬人使副將朱文

達將之疾趨茂州番不測大兵至皆潰走生擒阿
呼斬獲甚衆捷聞　上賜金增秩會公以母憂去
又坐言者服滿起補乃落一秩爲貴州參議分守
烏撒復坐隴氏事與撫臺持議不相得以罷隴氏
者烏撒土官妻也夷法土官既嗣爵其部人醵金
爲納婦而相與共尊事之生子以爲嗣及隴氏
産子非種也土人以故法請立爲後巡撫都御史
江公東之持不許而更求其種之宜立者將聞於
朝公爭之曰蠻夷愚陋守所故習不可以漢法治

也苟從其俗靖人而已避之恐爲邈鄰擾江公不
聽以侍去公嘆曰此土自茲多事矣後龐氏排垣
治兵拒安立者攻殺避歲乃服其爭識配封安人
鬬氏同邑前進士憲之孫女公孝友兄弟慈於諸
姪安人偕之以婉公廉潔無染安人成之以儉公
性伉直安人劑之以和稱齊德云來氏譜之延族
來直龍圖閣學士廷紹者爲趙守沒於其地子師
安卜西陵居焉九傳爲廉憲公諱天球又再傳爲
贈公諱闓凱實生公公生三男子云云以其年月

日合葬於陶嶺之陰而以其從弟翰吉君狀來乞銘予曰公安人法應銘也爲銘曰

北部之邦西極之域東走蒼梧南征浮竹吹蠱隨蟲蜮爲愁役吾道非邪以勞四國朝菌罷露耀以藥巖蝮蚖吐毒慄我至恩功永名垂風行俗敦經嘗之烈播於無垠玉無改貞鋼難繞指歸璞斂鋩逝言田里收身九畮括志一囊湖儲先疇白首而莊生亦勞止享有齊年懋哉斯丘君子息焉

湖廣參政齋庸林公墓志銘

先生諱偕春字孚元警庸其號少奇穎丱歲博通羣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科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爲館閣師所重故事閩中館選二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尚書經邦俱授史職先生爲檢討戊辰分校禮闈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曆癸酉同修　肅穆二朝實錄展書經筵管理誥敕甲戌錄成進編修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輒送書肆杜門息交游泳文秇該習朝典意尚深遠人莫之

測也爲人直躬曠宇腸如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確其當制也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慽之乙亥用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迂戇謏塵華貫適者外轉勢固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顧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當於心者僕

登廟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爲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乖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以不肖爲能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糜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

也天下事豈循常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邁侍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糾其紕繆驟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褒稻苗盈疇倚杖其閒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扶年歲之登童稚遊衣冠之役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傴僂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視目聽之從前謂我假耳不肯非其

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酩酊讌
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
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
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史館
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探
藝林之實也故得錢卽以購書然燈卽以開卷意
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
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
情日新狂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

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
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
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蹟漱其菁華挹其芳潤然
後芟諸史之繁蕪稡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
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
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
如及江陵敗餘素爲所廢斥者起浙江提學副使
以親命强行先生裁鑒精妙請寄無所受毋面發
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恭公嘗爲若言然若文劣固

者居此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悉驗莫不稱服代
先生者晉江蘇公濬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猶稱蘇
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之黍不
能及也按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
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其飲宗
師法不可干也先生旣骯髒不能細謹而部使嚴
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疎意不能容疏
論之奉　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
人人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日公溪官取

税以餉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税令不從
又言之撫臺諸稍侵令令大慽之先生罷浙憲還
未至家而令因以事中其家齮齕殊甚先生歸隱
摽彌勵復不得已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
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轍馬郡南意不自得同
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戀爲言先生戲
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
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
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

泚淮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
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公飲中
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飭兵贛州贛方與
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妄殺非是時
巳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
丁亥遷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
禱救甚勤居五月復坐亡者罷歸歸爲小齋題曰
讀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掃軌謝客訾爲後生
商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典及丁

父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文章令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文之法以氣爲主其言曰意至而藻生神來而旨暢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咤時時擊胸遂有血疾疾時令人奏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迨亟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逝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皁皆謝卻

之宅憂日寢與堊室中三年未嘗內也其先居澹浦之葭洲曾大父崇器公有懿德鄉人稱之曰朴叟朴叟生子琥而夭有遺腹子曰文貢卽封檢討公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洲近海多盜節婦以其子徙居於前塗及先生貴拜疏言祖母貞節狀　詔旌其門又念葭洲宗祏所在也卽故地建祠買田供祀享焉先是雲霄民善剽昔議將誅勦之賴先生昌言於朝而止饒寇入閩增設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官多徒擾民陳諸銓司尋罷設以

故鄉人僉德之先生艱於嗣咸爲禱弗葬封公雲霄之山阻水爲雲霄人爭造舟爲梁以過屬車令先生得志其德於人與人之歸德可勝道哉望齡爲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曹百人補試畢州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令憲副張君鶚鳴次之翼日復懸花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生率偈冗畏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廩食於學庠士大譁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

愈益誦言兩浙士有先望齡來者吾不復相文後
名第偶符先生爲一矣而望齡纖𢦤鈍德業無所
底每事後人此非弟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
子毓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毓榛走數千里以尸
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告曰某月日葬某地望齡
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銘銘曰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
下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鱣鮪性不可馴而寧
可狃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志銘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質甫號曰青厓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驟除刑部某司主事進廣西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副使主屯鹽尋以藩泉台閫眾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蓋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功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方飯客中暴疾而沒當君新貴時人謂其詳雅沉厚夫臣也及歷試有

蹟長外臺名聲隆起又愈謂嘗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平居嘗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嘗方選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矣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于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細不無闢國之功據揭中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覩奏色爲霽竟獲原解君之於用可謂恬矣臨江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人燒廬谷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之人至今祠祀焉榷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倚中使者運目動腕君輒持關鍵道

機牙以制之常嚴憚不敢恣横閭閈罪庠校諸生
徙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
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姦人妄奏言福建鹽使司
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騰來商竈皆憂擾
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辨羣小皆挫服爲輸鍰四千
有奇而止閩賈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艖號曰
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求
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啓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
卻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臨江據津塗

常以富人主客役罷產率破壞更踐時諸富人皆
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之君至
官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客者
守也先是傳頓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率
私錢佐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還舊額清江鎭
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徙與半直與又後君
在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傑驕咸師之鎭人安
焉鎭故有社倉裒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
守稱病君聽民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

頫民以恃賴浦江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德彝以兵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浙産君之於政可謂儉於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孤贈公臨革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誦績每至丙夜鄰媪竊憐之爲斧膏火日中無烟塵滿案席怡然不屑也後顯任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組紛若所治賦鏹未嘗私一鐶或以爲言君曰今視吾突冷時何如邪君體羸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所守挺然

壯夫不能及器望亞公卿少疾亞壽而年不登爻
位不究材悲乎竟坐二一巍哉高氏遠系蓋宋宣仁
后族扈蹕遷仁和七世入明名曰玫又五傳爲西
園公鸞鸞生雲樓公科即君祖禰皆贈如君官者
也君娶於鍾再娶於馬迺玫孫女皆稱淑人子一
人德基邑庠生卜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而俾予
銘之予安忍辭銘曰
嚴之祠楚之稷峴首兮淚羊桐鄉兮冢邑丹荔兮
黃蕉清江兮白石羌哉魄兮丘中君何之兮廟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噫此吾亡友徐允賢也允賢質直自任其與人如倒囊篋中無留者與語如撞鍾考鼓音鏜然畢發開口張齶腸如繩絃可望見凡所謂機緘藻飾周廬鉤致之術非獨恥不為蓋不知世之有是也萬曆己丑舉禮部名第四繼選為庶吉士與望齡同讀書院中予性既淺拙常欲求得闊疎者與之處故與允賢相友愛異甚允賢居院中數月於諸同館生或不能舉其字號邑里有竊笑者然或語大

事引大節侃然自持人亦不能奪也望齡嘗從容
語之曰以子直諒莊雅當風議之任出入禁闥誠
稱其選然少機事恐非煩劇之具耳允賢曰不然
使吾獲銜命按治一方必有以効者子試觀之已
而果出爲山東道監察御史視事西城威名驟張
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名能知人歎曰徐御史初置
䇿子來何辦也無何奉命按治陜西茶法甫出關
即上言關外邊備單弱宜增置壁堡蒐簡卒乘報
可時承恩劉東陽之反寧夏也挾虜爲助當事者

怵賊談欲招納以紓之允賢不勝憤遺書言逆賊憑一城乘釁妄動所恃虜耳虜得利輒去非有從橫之謀今一狂豎子机肉大吏投書恃嫂可叛可降權皆在賊何以懲後諸公空滅此而食奚撫爲當是時賊虜既合勢允賢慮諸番或生心騷動百方慰勞之益發牧馬赴大軍軍爲之雄洎賊平敘功且及允賢固辭避而上書請　上勤政講學以爲外寧當有內憂其臨大事善持論引義慷慨如此然精彊於職事無纖巨皆舉其立寺學志茶馬

創義田皆起墜振廢垂諸經久既報命當按吳中辭以地逼得廣西將發矣會有以筐篚事劾奏巡撫四川都御史某者語連允賢遂謝病歸歸數日暴疾發臥一日卒允賢自詞曹出持風紀僅二歲然一時猶稱為名御史云於是知允賢曩者語不謬其自負必有以者而媿予知允賢未能若允賢自知也允賢諱彥登齋曰景雍今字謂之世為仁和人居陸里以姓著高大考諱某曾大考諱某大考諱某國子生與其弟鄉進士某竝長厚知名至

考某號雅石翁川文行遊大學卓卓乎尤有稱者也
允賢生於某月日某月日卒甫年四十而翁尚未
老可悲也哉娶於沈有五子三女娶某女適某孫
二人尚幼以某月葬某處允賢素壯居常戲笑自
譽誚予孱弱令使孱者銘之可悲也哉銘曰
噫祕館筆札烏臺繡斧孰通其蹊也宦三歲而已
病一夕而斃誰折其萁也子有劒而吾未旣厥鋒
子有璞而吾未究厥光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
況夫修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

者逝而屏者銘兮吁其悲也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誌銘

陳公諱燧字葆光號耐菴予同巳丑舉進士友也器識凝遠性愛人解褐知安平用清術不擾得民譽歲餘以力能理煩調寶應縣邑海善潦帶引漕渠數起大繇葆光爲政務解煩息苛與民爲無事旹東濟河神臺莊北閘張福海口發丁壯若千人赴之繳召繹絡而民不知役會倭入朝鮮緣海郡縣皆綦嚴增設守備蹶然不寧寶應故無外壕衆

請撤民舍百家以治壕徐光將之已而無它
者竟罷撤凡搜粟料兵大府檄日至而毋用便宜
應之民間賴以安堵居數月署前清肅如在墟落
日召邑子弟爲講課躬自勸率文教大興自嘉陵
來邑人無上公車者是後殷殷多以薦起矣尤崇
行義恤窮之所推食貧士凡五十餘家老生朱崇
學年七十餘有奇節待以賓禮歲時造廬奉粟帛
又歲貢生某贅廢爲治資產沒以官錢葬之餘率
類是前令耿君有治辦材嘗規畫六事邑人稱善

而胥吏多害其成共謀沮壞毎言其不便孫光廉
知之遂鑱石臚載其法樹於縣門而下令曰敢有
議前法者罪之嘗稱曰法所便人出已因之可也
所不便已出人更之可也以高第召爲南京四川
道御史時淮水漲沒泗州　祖陵　天子震怒逮
總河大臣遣科臣馳詣河上求便計上下悚懼無
所出於是請大疏周家橋以洩淮水許之下流高
寶泰鹽之人咸洶洶莫必朝夕孫光上疏諫曰臣
實應舊令也習水事義難緘默請無言遠事頃者

淮水從高堰驟溢高寶邵伯至決隄五十餘處此溢出之水害已如此矣若大關周橋以鄰爲壑數邑之民求爲魚鱉豈復可得哉夫治水之道必先其下流今議者徒欲分導淮水從廣洋射陽以達於海不知廣洋去海百里何途之從而能遽達又二湖皆無圍岸渰佔民田水行至此寧復可瀦汎濫四出究爲民害耳爲今計試自興鹽逓東擇其便利如白塗河石䃰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渠分門入海然後逆循上流濬深闊廣受多去驟令水

次第東行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周橋之水容納有地不爲災矣然專藉以衛　祖陵臣猶以爲末也夫淮出淸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强河俾毋內灌者以全力勝也淮分力弱能禁河之躡其後乎淮退尺則河進尺濁流澱淤甚且逆行何者河强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與治弱者合之治强者分之宋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之河一淮茹之欲殺其怒理所必無誠離爲別道裂其半力則河患可平然則今日分殺之策宜用於河不宜復施

之弱淮也近者五港口分黃導淮之議誠宜亟行
相度尅日舉事使河分勢減不至扼淮淮合力全
不爲河扼於是大闢清口積沙俾淮徹底行直趨
雲梯借淮之清洗黃之濁則海口而上累年所淤
衝刷必多二瀆將爲安流矣誠計安 祖陵無便
於此淮固不足深治也疏上 廷議韙之卒鑿渠
分黃水如公策而周家橋不果決全活甚衆礦稅
起公率其儕累疏力爭語多不具載時臺省空虛
留臺御史纔二人縣佩八九印戴星往來不勝其

勞而祿光閒靜耐事巨細皆舉所覈京帑浮費省
戶部金至巨萬秋再滿會聞母馮太孺人遘疾危
甚遂投牒都臺解綬輒歸中道母訃至奔視哀毀
服解赴京補陝西道未拜而被劾察時祿光已病
瘵待　命逆旅久不得報上章乞骸復不報以歿
悲夫賈子書朱叟有二白璧色與徑皆相若也而
一者纔五百金一者千金其厚倍也今有章明之
操孤絕之行攻其事則善核其名則美然其道若
爲山然有受其虛者夫觸人自成與刺人以自存

其厚薄直倍蓰而已哉蓀光自爲諸生至臺憲其
所與半面而上咸制毛出腸必效其惠愛而後適
至忘其身遺其名譽受訕詬處垢辱而不悔蓀光
年二十七領鄉薦五應都試不利家亦貧既連蹇
而出游游道數困冠敝衣浣持一篋至數歲而旦
夕爲家人具鮮通籍十餘歲家無美田宅而諸弟
皆有郎貲交游姻黨挹江飲河人人意足而巳未
嘗有德色絻綿性溫膏雨必潤雖蓀光亦不自知
也然當世所稱賢者咸善技擱有完名顯官而蓀

光至被口語位纔七品邑邑旅死餘有道者覩之則完名顯官者抑莊生所謂人之君子耳以較吾葆光其價貴賤殆不獨千金五百金而已也陳氏居山陰宋忠肅公過庭之後至禮部侍郎思道起家當明初造諸朝典大儀多所參定侍郎公曾孫頤爲潮陽儒學教諭教諭生鉞鉞生濟濟實生封公栻葆光父也封公富有襟韻毎與鄉里少年吹簫撾鼓飲酒爲樂老而彌篤葆光性凝重衣貌溫里然不以貴重故簡斥父客毎會絲肉並奏[illegible]

處咨下恬無異色人服其孝生嘉靖丁未十月卒
萬曆乙巳七月年五十九耳配王封孺人子四云
云戊申仲冬廿有二日葬公山陰獨樂山之陽至
言以公從弟繕部狀俾予銘之銘曰
人亦有言器薄咫毀酒薄咫酸嗛嗛輶德靡傳於
趾迺疾用刓維此价人溫恭有恪內碩且寬大河
滔滔滲漉萬有而靡清瀾初絡邑符繼汴憲府哉
矣豸冠鷹鷙其翮擊彼秋守厥德迺彎孝友兄弟
以燕朋友以逮賤縲譬如象馬洎此蚑蝻飲海同

歎小大周軀爪甲毛縷咸用自完公捐不有上頂
下踵中吐肺肝維民生厚公雖亡矣厥德靡諼樂
丘如堂億萬斯禩公魄永安

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

萬曆歲巳丑望齡偕同館生金壇王肯堂宇泰南
宮郭士吉希叅謁重齋先生於其家皆父友也既
升堂亂帙塞座閒時士人未出相與竊覘皆手纂
遽讀一二諦鋒辯巖峻如從壁罅窺武庫既謁拜
灑然意斂耳目皆新聳以為邃古之人非世所嘗

見也癸巳八月十六日先生卒其治命以狀屬肯
堂銘歸望齡士吉介以往是時予與宇泰既歸矣
而希泰方參浙藩故云然甲午予將詣京師希參
使者以宇泰所爲狀及於西陵其冬拜先生筵几
見其孤錫禎諏而志之慎也公名豸字子仁人稱
重齋其先世濟南之齊東人隸籍濟陽衛正統末
有名山者　土木之役死焉再傳至貴貴生全全
生莠莠有子十五人公最少初爲弟子員時試輒雋
然其志已兀然嚮於道每至學齋衆人相嚚譁公

輒危坐塞默舉嘉靖丁未進士領選知臨晉縣擢
戶部山西司主事秩滿轉員外郎以察謫鄧州同
知量移通判松江府同知延安丹憂歸復補湖州
以晉府左長史能歸公質直悃愊其居官踐履自
任遇事慷慨引義理無所紆回其所持議論與施
之行事皆吏職所固然未嘗詭激矯於人而世所
尚綿耎柔面柔口相媮悅視公反以爲怪異以此
屢見擯仕輒連蹇然公居之恬然無悔也居臨晉
日均徭嚴保甲課民種桑棗大爲饒利時久旱獄

宥冤公爲直之即月大澍其爲治盡然豪有力家
與單平細戶無所高下即司府意有屬不爲動多
忌者以是擢戶部郎清論猶冤之其爲戶部也嘗
奉命偕御史賑御史嫉甚嫉公勤事欲嫁其罪於
倉攢劾奏之以牽公公往白都御史爲陳義理利
害竟不敢動各兵之入衛也饑於通州至輒大擾
饟郎管錢穀出入耳不問民民甚患之公往涖事
先期移牒軍門軍門爲下令嚴其罰兵至有蹂民
稼者公縛治之民賴以安故事大通橋車腳巡倉

御史與戶部東官廳兩轄之御史欲專其事務文
戶部令後毋與事尚書不敢抗依違從之公時在
廳駁之曰有如御史所謂事當獨任假有違犯漕
務侵盜官糧者不知監臨主守執執其咎御史言
謬當仍舊爲便尚書領之而已既又埋漕通州所
苑除姦蠹甚力濁經歷者與御史書掾爲姦利乾
沒艙船銀九百兩公廉知將發之御史惑於愬者
反譖公飛語騰布積以他釁不爲衆所悅會考察
遂用浮蹤落職鄧州至州州民有以白進攸被譽

覺者株連千餘人公謂鄉野妨激激且生變於是擒其渠一人杖殺之焚書通衢事迺解其判松江掌鹺政太僕丞某以私販傷捕者公捕之急或爲干說公曰鄉宦之重賴朝廷朝廷所以重法也無法是無朝廷無朝廷有所謂鄉宦乎方是時公同論者多顯融公以廉平無依媚又不調因作寤語設問答蓋客難解嘲之流以見志焉又之始遷延安首遊擊將軍牛秉忠者鎮將也以事與諸庠生鬨諸生語暴其私褻於臺臺下府鞫之秉忠故縱

虜中歸正至是不勝憤召家丁語曰吾與若本寇
外客耳逼我且復去聞者錯愕謂不安詰問公故
令吏具牌勾其妻女而已賜坐佯罵其吏曰牛將
軍何等官乃欲以秀才浮浪口語辱彼妻女邪硃
塗其名叱去之秉忠聞謂公愛已幾日謁謝且要
與講解公首肯之既出呼其中軍官語之曰吾問
官非講和人也歸語若帥速以罪人來吾在固無
他不爾者當無故棄萬金富貴自即犬羊乎秉忠
慚懼械其家丁來獄以竟其治湖大略視二郡不

於權勢者所安竟還晉相而公猶斤斤其職不少
假貶至縛巡按御史承差吏寘之獄大為所怒竟
被劾去故愛公者多謂公負氣以至坎壈而公不
謂然也嘗持議謂性氣與義氣似而非為數百言
辨之其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哉公之學以踐履
為實解悟為虛故尤不喜聞新建之說著書辨之
欲以排斥異學擁衛傳註力為程朱禦侮遇談致
知者必痛詆之雖以觸世忌諱不復顧蓋見其末
流於本初或勿暇究也然迹公行事與所立言庶

幾愷愷君子者矣既歸益力學不倦府尹禮以大
賔公為言必如古法無若時俗具文乃可往尹從
之禮成一時咸改觀焉其所著有敬思錄讀書歷
事劄記大學管闚井天膚論九邊論古今奇聞類
紀經傳先儒格訓今言略節方正學先生雜著抄
述經濟鴻猷歲時雜記雜集各若干卷一統志略
二卷衞生管測一卷覆甓長語二卷迂論一卷仕
晉始末一卷又隆慶初應詔陳言疏藁一卷疏未
上故其事不栽焉公凡三娶初配程氏贈安人繼

楊氏又繼陸氏封安人子一即錫禎府庠生側室
梁氏出娶於祝有孫三人皆幼公之卒距生正德
壬申八月十五日得年八十二歲其葬也祔於先
塋啓程安人窆而合焉銘曰
衆昏羣眠日中而瞀孰興微言提之令覺惟此微
言甘味毒藥毒或中人肝腎慓鑠或懲厥毒吐味
不嚼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捍新學著
書白首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逢辰
安我淢落玉瑩慕雕貞哉大璞狷者不爲將聖所

託有所畢如其人可作

行人王道安先生墓志銘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扞寇死之祖贈主事東皐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為涪州守先生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奚為𢗅卷而對曰解否對曰解而道安實未曉文義徒然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詰曰試為解之道

安迫無以應艮父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劃於是感慧頓明言論深奧父甚駭之退而討覽內學繙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起閣沛乎其無滯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為金銀色皆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誦傳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孽子浩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安入過之厲收泆畢驅車輒行長讀書常有餕

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往連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傍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舁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册封唐淮府復奉 詔鐫諭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游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栖爲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後棲心宗

要黍抑精猛忽與行幹折觸而有脩其使唐又嘗
旨於松谷老人嘗云吾至是始名舍兩臂矣見旣
高朗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
逮亦間爲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奕移時亦靡厭也
夕嘗端坐至昧爽背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
丑奉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
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
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
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空人服强起襄事於是

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皆焚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盂初病時道安於定中見壓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廢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嘆曰生死命也酒肉奚能爲予死爲後來鑒不愈於破戒生乎先没數月豫尅期日昔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至期予往矣爲更仲秋又拾田宅爲精廬卜日成券其友李千水請冬仲十月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亡何謂千水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斂夕兆

震動屋瓦證嗚道安生鄆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井湧出覺而娩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關出居邸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胆以上出於戶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華特見羣緇繞案有頃曰天人至矣乃

瞋鴻臚卿劉公言繇道安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曆乙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湛偕爲會試同考官潘君懷二牘眎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既裁定當奈何復以眎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憚一夜耶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即道安也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曰

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為功至矣既辭去一書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予蹇淺拘滯而為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為異學其嗜浮屠言者又目為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尉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聞貽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學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學

大日輪懸樓上光采晃煜不可正視瘖而言之道
安爲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
道安三歲沒沒時殊了了也子一錫玄娶李氏子
木女女子一適曾文饒道安世壽纔三十八耳葬
某葬日曰某錫玄自廬陵走二力奉書百幣以鴻
臚公狀屬予銘墓予所識詳略稍異狀者皆道安
當日對衆語也銘曰
先生竭來秉願車金粟病士雙林漁優曇鉢花時
一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渾濁人莫悲談圓覺

顛聊自誣咺咬擅譏誇天廚夢游清都身臭紹先
生揭來斬秦燕澄觀密行船範模如投清珠淳滐
洿手挾二曜臨昏衢孳生溥祐公何痛足如委土
身空虛埋玉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公諱檟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
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
徙居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
孫完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

鐮鐮生垣垣生鍮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
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
解歸十有九月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
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
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
醜沈病臥蓐畢復步歸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
於塗間默構之旁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見啼煩
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遲思成課課更多其伍
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遂成進士第授工

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愼庫蒞事日嚴飭數枚以廉
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介人要致之公不肯往
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
年審決闕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
中昔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獄罪悉死公心
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
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昔倭騾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
告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

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甓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密獲

凡五萬石單輿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與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軸轤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敞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邪嘗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待漕院大憂之召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邪怫然起曰府乃

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獨
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
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
而用其七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
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
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乗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
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
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漲水以
濟王舟比入黄則各閘皆減勢若建瓴將安用衆

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吏計公勿憂都
御史歎曰府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
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公䄂
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鵞
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
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
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
比至公遣人持鋌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
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二

洎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冑王重
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
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饒潘
氏園寓祭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
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
衣帽如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
挑與鬬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
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
比反得十七人陽怒駡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令

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縶入夜傳令儆備而令阜隸
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
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
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晨
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
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
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
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
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遂舉之身爲植工

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群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强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之亂築邪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邪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隳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鄉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姦利事

訊之皆款伏其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朔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　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獄香訾神引囚七百鞫之得實以報其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邪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甓僂而趨公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甓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

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裏血漬霑纏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號或騎馬拏船尾之川途爲隘蹤數百里

至江而後反或褁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毋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剛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刃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與衆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

吾今死矣年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殁及葬諸子以李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

璧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囷粟百釜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穀於凶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夷公臥而治澇其調饑公也則粃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家寶玉韞山燗爾者識抱爾者力斯言不磨視諸幽石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汝爲人稱念山先生幼而奇穎五歲日誦千言九歲能文十一試有司名動六邑諸邑令爭延致之一日中再試瑞麥表下筆立就詞無複者占對如響鄉人覺山洪侍御歎曰吾郡中更見箕璥矣先生意弗屑也年十六遂領鄉薦都試罷還讀書念山中時緒山東廓二先生推明文成之學所至集生徒講說敷往來宣歙間歙中或疑或謗先生奮然操筆往聽之昌言於鄉黨曰昔彭惠

安錄明名臣楊文恪傳理學吾郡寥寥焉志士不
恥爲論世者揶揄哉又曰文章者立身之岐路詞
翰者行巳之外篇吾人安身立命當在何處人生
百年如石火易滅中間惟二三十年與究大業前
此者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時復幾何一念
依違大事去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三復斯
言潸焉出涕其意尚如此體解精密力行不怠嘗
言性無內外理事不離本體澄然神明乎酬應之
間其至矣凡八上春官不第其初肄業北雍徐文

貞公爲國子祭酒相得甚懽曰子之文殆進於道時時引與談論旣而曰凡吾所爲子言者非敎子直爲進士也相勉進士而往無窮之業耳及後謁選爲浙江瑞安知縣過辭文貞公謝不敏公投詩贈行致其惋惜時兩浙有倭警而邑踵秕政先生內拊疲瘵外贍軍興績狀甚著仁聞藹然居歲餘以父憂當去官屬寇大入縣境被檄扞城衰縞視事者再旬迺發邑民咸追慕之鐫石以識明年大討考功敘優考而戶部以輸不中程奪官一等然

先生所辦歲課實贏適持服還前後政所負悉以嫁之寡內援莫爲白者與人書曰鮮于三難非曰能之陽城政拙竊自媿焉其居之逌如也服滿起判鄭州一視州符及行祥符儀封縣事清能有稱復用母喪能還再起補商州被檄主商山書院教事未就擢知南康縣剗陋振窮憂勞具至久之疽出背民大感之相率祠禱者屬於路月餘乃瘳時江右初改役法州縣率具文相枝拄惟南康設誠行之民以惠賴分校秋 闈所舉士五人閩聞 馳

贈父母官號如制陞爲合州知州先生素恬榮進所至常移疾請休及績滿推　恩慨然曰吾奉檄爲親二親棄養徒望以一命寵泉下玆願畢矣遂疏謝病不赴有　詔新秩致仕以優之談者多言仕宦不得職不耆年至或底滯弗可振乃去耳先生於三者未嘗處一也何節之壯計畫之決哉初先生自鄭歸築精舍曰中心堂與同好講業其中及罷官嘯咏艸閣上稀出庭戶先生冢嗣南京戶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懋學時以給事中上書言時

事詆切執政削秩還先生迎謂之曰吾見所謂貽
父母令名者也會歙中諸邑民相與鬬訟事聞於
朝執政方怒給諫侵巳欲緣此遂禍之亟求主者
時上下知指所在咸危余氏先生怡然無所動事
亦竟寢後一歲遘疾疾既侵適母諱旦强起具冠
服拜奠追華其友有寄和破蟋蟀詩者受而歌咏
之莞然而笑數日竟卒先生早慧博文弱冠後人
輒版行其古文曰幼學藁其成於公車者曰未信
藁既仕而左宦浮沉郡縣之間目所爲詩若文曰

破蟋蟀言其處憂思憯悽而忘之若韓子所云奏
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者也然其意雅不
欲自名於藝故其篇中率本理要信意遣詞不工
為刻鏤組紃序者稱其文如搏鴻憑風悠揚膠葛
無振翮之勞云余之先自下邳徙浙自浙始遷婺
源之沱川者曰宋進士桐廬簿道潛遷川之張村
者曰上舍德忱又別遷川之理源者曰景陽蔣竹
周盧稱曰竹居公竹居而下世有竹好至處士保
竹公尤用行義顯嘗語諸孫吾少讀論語纔至公

治章耳然用之終身不盡生廣昌公嘗理邑多惠
政生贈南康公罍卿先生王考王妣汪孺人娠先
生之夕夢大學士費文憲公衣冠坐庭中後先生
領鄉薦其歲支干與文憲同名位不逮其自任以
天下大小輕重未易辨也先生生正德戊寅卒於
萬曆己卯至壬午柄臣死給事以讜言　召還進
秩　皇嗣覃恩追贈先生爲奉直大夫配孫孺人
繼配胡孺人皆進安人孫安人生尚書公爲名卿
行業具其志傳中娶汪繼張贈封皆安人胡安人

生三子懋葬懋卑甲辰進士知山陰縣娶胡懋游娶
張懋厚殤女三人適某某孫男若干人某某孫女
若干人適某守某先生没之數年南康人思之祀
於名宦婺源復祀先生學宫壬辰十一月尚書兄
弟奉先生柩葬里之古樓岡以方寧州沆所爲狀
乞銘某公會有他故弗得而尚書指賓客墓石久
虚至丙午堅齡罷宫秩歸而山陰令爲所舉南畿
士來言奉直之與尚書未竟之志曰予父予兄死
者無泯後死者無憾惟先生之圖之也予曰奉直

以觿丱之歲挾奇藻拾榮名此恒情所快而獨焦
脣劌心從事於聖賢之道若深憂重慼不可釋於
襟者及仕蹇躓人以爲憂而其中夷然有以自適
夫憂道遺其樂樂道忘其憂若先生於學誠所謂
期之而造之者矣哲嗣競爽名節政事爛焉在人
而皆嗜古味道父子居平以陽明則言一帙爲傳
家要與云遂檃栝先生集中語爲銘曰
有言不朽有子不死此人所以名念山子爲儒則
眞爲吏則循此念山子所以自名蹈紫陽之先躅

爲舜江之後覺有超世之樂以爲學有終身之憂以爲樂此念山子之言聞於緒山東廓者與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章楊二宜人墓志銘

婺有大儒曰魯源徐先生先生考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誠山公妣嫡曰贈宜人章氏所生曰封太宜人楊氏誠山公以嘉靖巳未歿章宜人歿於壬寅楊太宜人最後歿以萬曆辛巳久者四五十禩邇亦念餘載矣先生文若行足以顯親

其生平游從海內文行之士至多而墓石久欵歲
癸卯望齡校文南畿還浙拜先生武林將辭而北
以志銘見屬夫以先生事親之周使人之愼必無
他屬而以命望齡雖非任也其敢以辭按狀徐氏
自勝國季徙蘭溪其先居衢之柯山柯山而上遡
推之丹陽以達於偃王皆可譜也蘭之始遷曰勝
二公子曰福三公玄德嘗　高皇帝爲吳王時略
地婺州福三公以智計見拔擢提舉土兵機事尉
仁和麗水生原三公彥傑原三生宗一公宗衡宗

衡生仁九公文玖宗一仁九二公皆以賢賓於鄉飲世用艮謹著生守二十公芝守二十公生榮三十公講別號菊逸至是子孫大顯貴矣菊逸公生誠山公諱祧字伯誠以孝聞於鄉黨前進士鄭公璀名德長者也嘗爲奉活佛記贈之曰比鄰有徐仁九甫者里之艮也歿纔三十年後生中欲求其似輒不可得方歎世衰俗壞生人道盡矣甫有曾孫祧者醇懿甫甫其孝敬不可具言父嘗爲賈祧割私橐半奉父爲賈本已以半殖又盡以贏歸父

父偶以居址事稍不怡於叔禘間請曰彼殆未審似宜忘之且要在兒輩長進與否不在居址父爲釋然市人率錢穀祈禳要福利以謂禘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問活佛何在曰堂前父母即活佛也璀平生奉親有媿於禘多矣其爲名輩所賞識如此襟度閒遠嗜書好游飲酒輒盡與人熙熙未嘗見其有過年既老時從室亭中與孫兒嬉戲爲脫上衣爬搔擇蟣蝨袒露而坐見前後繞摩翁腹背良久慰遣之曰好袖手去毋久閒致爭也唐文婁

公嘗謂公弟白谷公曰子之兄可謂葛天之民欽
緒山先生游蘭與之聚處謂門人曰忘機如公所
謂能自覺者也間嘗推擇為鄉約長鄉人安之久
之不解時公猶子用光既舉進士魯源先生私請
之曰令亦知大人姪中甲科耶公艴然曰鄉約何
關甲科安得相及乎歲乙卯魯源先生舉於鄉公
送之武林出涕先生試初場心動擲筆趨出歸一
歲公遂卒章安人年十七歸於徐踰十年無子乃
置貳焉於是楊太安人生魯源先生方是時章安

人產不育育楊所產兒乳之或曰乳兒害娠安人曰審爾不當以妨楊娠也初誠山公弗無子於齊雲山歸圖禱祺祀焉折梅爲供頊之梅成七實明年見生人皆謂瑞先生稍長受書命雞鳴安人常擁兒被開誦書數十過旦起爲櫛髮髻角髻珈而遣之故先生少時無齒子之齊同舍兒或戲先生而非母出也先生怪以爲詈已歸愬安人安人笑曰固也指楊太安人曰是生汝母是時先生七歲矣猶枕章安人臂以臥年十一師其季父自齋公

白谷嚴重生徒不敢跬出入先生念章母甚且誦
且泣不敢請忽心悼不自禁起請鳴咽疾趨歸而
宜人固已候兒屏間復為櫛髮整衣履啖少果粟
喻遺就館而已獨扶門立使僮視兒誦如平時乃
返然其教甚莊所督兒所督少損詰責之曰是督
吾齒之年久而汝壞之乎先生曰宜人棄去時不
孝年十五以所識生平無剩語無露齒之笑事舅
姑善揣意所向得其歡其居室術如也宜人病篤
子弟拜牀下問疾何狀因請曰人言病有鬼信乎

宜人聲纔屬答曰人言誕耳今從足痛至心痛止
覺漸就黑如是絕矣言訖遂逝楊太宜人章宜人
所賴自副者也樸吶勤慎代總家政具有節度性
慈愛哀人之窮見之輒曰罪過可憐罪過可憐未
嘗離口平生甚禮敬人其稱謂之無背面也先生
督儲蘇松官宅在公堂後鬧鬨撻人聲退問何事
先生以是益省刑在蘇州乂思歸歸半載疾作明
年春卒誠山公生弘治甲寅享年六十有五章宜
人生弘治壬子享年五十有一楊太宜人生正德

乙丑享年七十有七三男子一女子皆太宜人出
長卽南京太常寺卿用楡學者所稱曾源先生也
次歳貢生用襄次禮部儒士用登女一適郭堯乾
孫男十二人曽孫十七人玄孫五人嘉靖庚申春
二月葬公暨章宜人於楊溪橋之平原萬曆辛巳
十月以楊太宜人祔焉予觀古豪傑之士皆有所
開其開之也必有博厚嶷𠧧之德以爲之始仲尼
大聖論本於銘鼎所謂明德蓋傴僂退走士耳夫
卑下濡𠧧廣衍寛大地道也水道也羣靈衆寳於

是焉出刻露之區焦殺之原未嘗有物焉觀誠山公寬然長者吾槩其行事如世遂古如歲端月如人稱蒙其發始也儉其來也方有餘二配以慈柔濟之聲落達人空矣哉銘曰

魯源氏之學禰錢宗王周孔之裔也魯源氏之族太秦丹陽仁義之系也聞先生之風是以論其世也羌父義而母慈兮惟其有之是以似也

欽𮌷集卷之十七